

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

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

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

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逢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

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
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
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
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
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
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
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
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
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
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

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追上蔡聞得過
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
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
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
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
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善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
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
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
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

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
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益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
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
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
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
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
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
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
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

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
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
為不仁，甚至於為伎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
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
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
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
則迷其體。程子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
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

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

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

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

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

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

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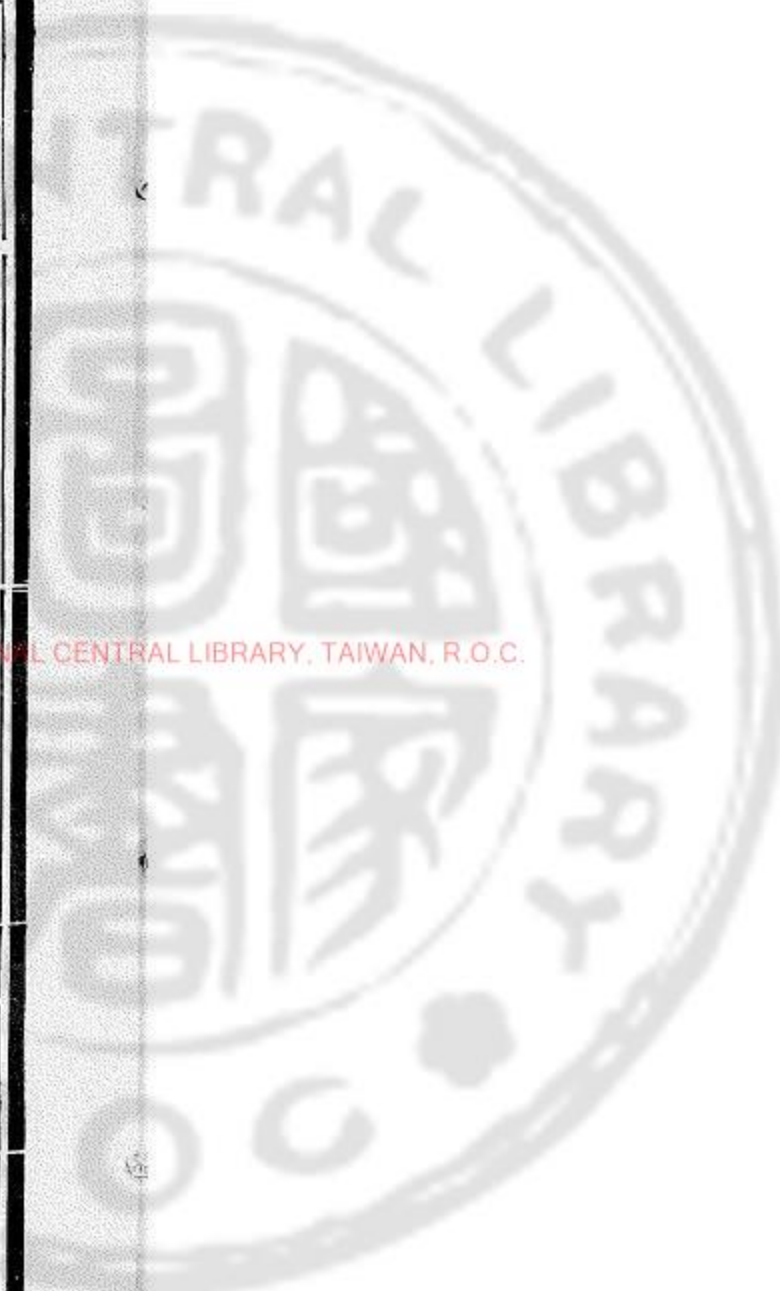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



性理大全卷三十七
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

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曾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

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
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
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
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
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
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
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
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
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
○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

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
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
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
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
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
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
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
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
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
之所以為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

性理大全卷三十五
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
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做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

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

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摶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孰着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

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手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此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

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

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

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

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

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出。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

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判。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

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

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

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

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

○動以天

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

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為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

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

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

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者。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

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

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

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為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為善。更有一三分為不善。底意思。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七
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
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
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
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
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
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
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白者萬
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
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

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
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
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
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
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
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
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
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
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
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

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

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已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

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為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所謂發己

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與

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己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

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
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
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
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
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
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
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
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
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

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
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
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
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
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
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
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
只是盡己之心。以為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
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
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

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

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有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

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

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天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

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

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因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忠。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

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

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義。先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

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

如事親當孝。事兄當

悌。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

形也。恕者影也。

如有形而後有影也。

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

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

敬事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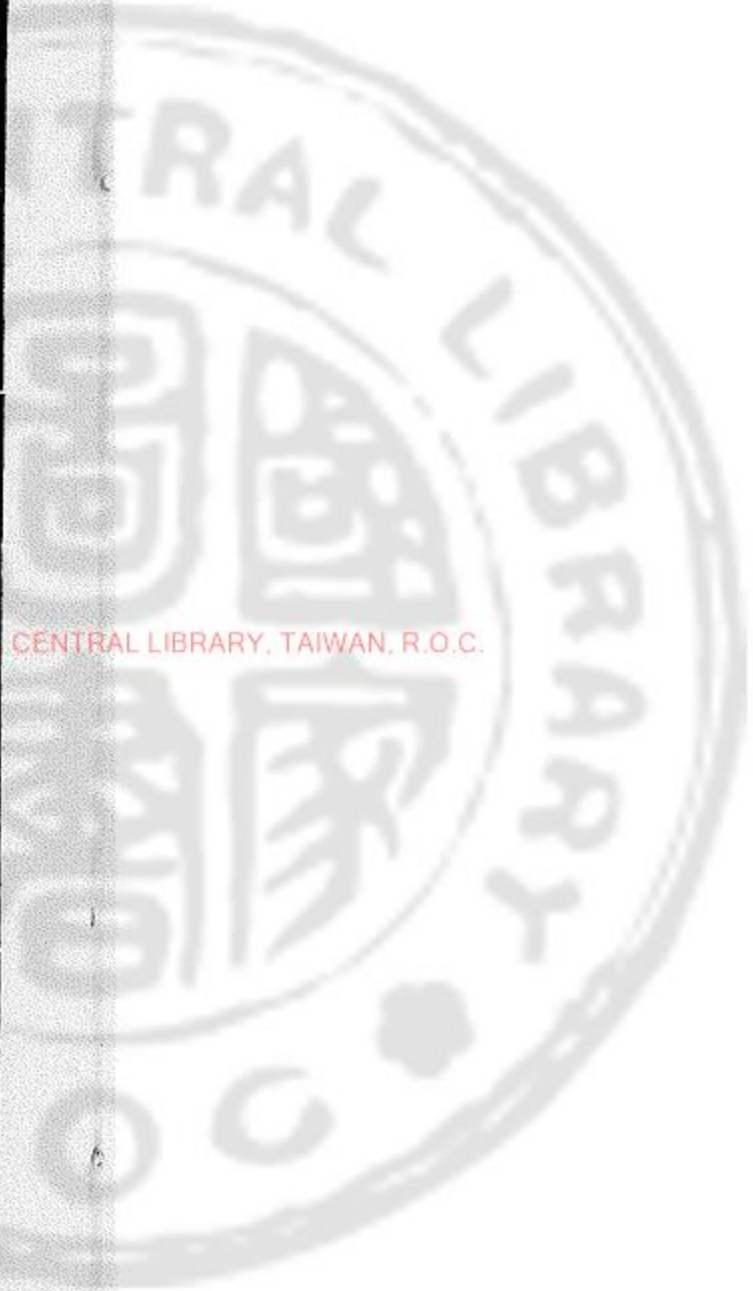
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克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



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

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

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克塞仁

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稟鬼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

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文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克。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子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

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

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歟。蓋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務於

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

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齊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

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取與，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家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子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

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皋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

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口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

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當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者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

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

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可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聖人不知己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

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

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

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以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

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曾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處。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

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儼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鐘。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

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氏曰。

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于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

測。且易箒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易箒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

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

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

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輒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

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

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荅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

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荅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而已。仲尼天地

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似

論孔顏曾思孟。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

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

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

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

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

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

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

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勸斯和。此是不

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太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
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
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
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
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
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回在陋巷淡然進
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
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
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

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顧微耳
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身在養之而已○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
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
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
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
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
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

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象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

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覲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

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血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克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

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熟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果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難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

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熟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

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其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柔未變也。顏子動則變。

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之血。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孟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象之有異故也。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亦心得甚閒暇。

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

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閑閑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

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知那閒時所說者。○子張

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誑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

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

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順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嫗嫗。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察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颯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

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馬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慈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

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教焉。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

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

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目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

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故其所養。內充。闔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

性理大全卷三十九
四
被飾異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去百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

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
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
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
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
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
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
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
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
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
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

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起
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
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
夫子之無言器勿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嘯嘯之
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
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
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
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真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
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義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
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
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
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
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

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

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

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鄂縣作簿
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
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
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
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
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
鍵。直觀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
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
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
愜。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
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
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
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
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濟三才而

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怒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怒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

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薦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

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

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救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

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誦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

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道。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里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

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嘆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蒙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

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總論二程。○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

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

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對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問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左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

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

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

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顧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

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
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
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
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
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
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
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
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
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六賢以上事





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
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
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
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
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
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
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
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
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
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

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
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
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
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賢慤
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
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
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
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
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

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
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
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曰後來湏著看不看無緣知
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
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
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
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
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
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
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

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

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怨於伊川無向。譬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

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克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

真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家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

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
可見也。○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
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
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
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
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
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
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
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

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
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
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
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
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
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
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

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羨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湏臾息。亦未嘗湏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

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明道曰。慶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

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

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湏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

之教以禮爲先。其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其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

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真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令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

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

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諛。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

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

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見事真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

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天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為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不免有病。不

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令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日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

乃為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

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

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於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與子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誅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投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一
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湏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
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
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
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此便
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
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
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
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抉摘宏微。與佛老之
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

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
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嚴拘檢樂舒放。惡
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
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
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
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黃直
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
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

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揚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

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令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

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
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
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
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湏百碎○康節詩云幽
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
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
先生湏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又安能知耶○贇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
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
坤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諸儒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

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其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

務練習蓋美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

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游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

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

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旣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
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二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
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閑深
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間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
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
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
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
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遭養深遠燭理
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
於人蔡氏焉能說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

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
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
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
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
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
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
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

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

憲

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

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

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

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

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眾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

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察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

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漉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論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

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程門。真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
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
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
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
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陸
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
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
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
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
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

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
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
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
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
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
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
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
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
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
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揆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揆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

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

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

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

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
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
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
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
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
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
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
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
矣○問上蔡議論莫天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

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
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
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
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
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
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
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
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
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其羅仲素時復亦
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

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

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

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

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禡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胷中閎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

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張思叔悲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

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必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

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髻鬣。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

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
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
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
材沉涵孰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
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
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閤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
心得如出諸己○呂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
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
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

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

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

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

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好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

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

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
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
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
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
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
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
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
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

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
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
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
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
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
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
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
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
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
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

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黃太史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曾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

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昏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

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下看也若曰人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乃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最正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不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信與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

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盡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

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崔白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不可堪者，持以自

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筆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振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

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叩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諄。泰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

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諡文定。字仁仲。號五峯。附。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宏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擬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

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用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為德字。曰。亦可。但言其自自然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首是他一箇字中。

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
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
如誠如仁如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
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是恁地說較不
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
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
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
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
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

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
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
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
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
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
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
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
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
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
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

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
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
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
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撓入兩端則是性
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
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
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
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
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
性會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嘗

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
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
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
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
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
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
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
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
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
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

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旣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

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旣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

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不立言處處皆通

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身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

細反復也。○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焦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

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五峯文集曰。

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
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
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
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
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
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
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
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
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



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思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其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

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

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者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貫。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我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細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

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滯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

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子孟，則深原

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

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子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剖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

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

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二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

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闡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已煨

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
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
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
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
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
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
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
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

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
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
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
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
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
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
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
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

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矚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子孟以

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

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

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畧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

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

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斫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躡於荆棘。獲寗之塗。推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騫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

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
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
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
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
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
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達。柯葉散殊。亦
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
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
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
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

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
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
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
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
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
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
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輜轆經傳。遽指為糟
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
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
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
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
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
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
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
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
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
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
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

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
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
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
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
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
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
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
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
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
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魯來

齋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

掃千百年之繆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

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徃徃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

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邈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

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拭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雍塞

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

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

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曾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

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

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負人爾。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
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
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
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
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
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
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
恭踈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
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
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
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替先生像曰。擴仁義
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
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兀兀乎其任
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
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
失蕭曹也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book's fram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